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学术文丛

宋代文獻所見漢鏡題名輯校



鵬 宇 / 著

 科学出版社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学术文丛



宋代文獻所見漢鏡題名輯校

鵬 宇 / 著

科學出版社
北 京

內 容 簡 介

本書以傳世的宋代文獻爲基礎，將散見於古籍中的漢鏡銘文與圖像進行輯錄，包括《仇池筆記》《宣和博古圖》《嘯堂集古錄》等文獻，充分利用考古出土的漢代銅鏡與過去銅鏡著錄中所輯銘文相參較，校正原著錄中誤摹字形、誤釋及缺釋的釋文，在點校過程中根據需要附錄高清晰漢鏡照片或拓片，以便學者合觀、使用。

本書可供語言學、文字學、文學、歷史學、考古學等相關學科閱讀與參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體文獻所見漢鏡題銘輯校 / 鵬宇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03-054937-2

I. ①宋… II. ①鵬… III. ①古鏡—鏡銅器（考古）—金文—中國—漢代
IV. ①K87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59813 號

責任編輯：任曉剛 / 責任校對：韓 楊
責任印製：張克忠 / 封面設計：黃華斌

編輯部電話：010-64026975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學出版社 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街 16 號

郵政編碼：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學出版社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

2017 年 11 月第 一 版 開本：720×1000 1/16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12 1/2 插頁：1

字數：220 000

定價：80.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我社負責調換）

本書為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一般項目“漢鏡題銘輯校”、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漢代銅鏡銘文綜合研究及數據庫建設”、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一般項目“宋代文獻所見漢鏡銘文整理與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創新團隊項目“中國傳統文化與經濟及社會變遷研究”階段性成果。

引言

鏡銘，是指鑄刻在鏡鑒背面的文字。當今所存古代銅鏡中，漢代鏡銘數量巨大，文字形式多樣，是現存秦漢文字載體中數量較多的一類。

然而長期以來，漢代鏡銘散見於各類著錄之中，又存在著數量巨大、材料分散、錯誤較多，徵引不便等方面的特點。當前，學界對漢代鏡銘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還處於剛剛起步的初始階段，迄今為止尚沒有一本將古籍中漢代鏡銘圖錄進行彙編的書出版，也沒有一本專門針對古籍中漢代鏡銘進行文字校釋的書可資使用，更莫談對這些資料進行深層次的整理與研究。

與此同時，近些年語言文字學、文學、歷史學、考古學等相關學科對漢代鏡銘材料的使用率越來越高，這無疑對漢代鏡銘釋文的準確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儘快地將古籍中的漢代鏡銘釋文加以彙集，進行必要的點校，也是這些相關學科的迫切需求。

一、國內外漢鏡題銘研究綜述

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漢代鏡銘在語言文字、思想文化、歷史地理、人文藝術等方面的價值日漸突出。

然而，就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銅鏡研究與其他文物研究相比却存在著成果較少、力量較弱的現象。不僅部分舊有文獻在徵引漢鏡銘文資料時錯誤百出，即便最近新出版的各類館藏銅鏡圖錄以及發掘報告在介紹新出土的銅鏡時，也常常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闕釋或誤釋現象。



衆所周知，自《宣和博古圖》開創圖文並重的銅鏡圖錄先河以來，從宋到清，金石古籍中著錄銅鏡的傳統便長盛不衰，如“西清四鑒”中特設銅鏡一類，錢坫《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則非銅鏡不收。此外，自宋代以來的文人筆記，如《仇池筆記》《西溪叢語》等書中關於銅鏡銘文也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從已有成果來看，涉及銅鏡銘文著錄書籍的大致可以分爲四類。

第一類，爲圖錄類書籍。如《宣和博古圖》《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求古精舍吉金圖》《長安獲古編》《陶齋吉金錄》《金石索》《奇觚室吉金文述》等書。這些書圖文並重，不僅摹繪圖像、摹寫和釋讀銘文，還對其中的部分銘文進行了考釋。

第二類，爲款識類書籍。如《嘯堂集古錄》《攬古錄》《金石存》《兩漢金石記》《山左金石志》等書。這類書籍不繪圖像，僅對銘文進行考釋。

第三類，爲古代字書。如《隸續》《隸韻》《訂正六書通》等書。這類書籍在收錄各種材質的文字材料時，也收錄了一些銅鏡銘文。

第四類，爲文人筆記、信札、詩文集，以及各種文學作品彙編。如《仇池筆記》《西溪叢語》《困學齋雜錄》《文章辨體匯選》《東漢文紀》《丹鉛總錄》《續古文苑》等書。這類書籍中收錄銅鏡銘文較少，在銘文考釋方面創見較少，釋文方面多承襲前人的考釋所得。

以上四類書籍中以第一、二類爲漢鏡著錄的大宗，第三、四類材料最爲分散，查找、使用都極爲不便。而上述書籍中銅鏡釋文中的錯誤又常以訛傳訛、陳陳相因。如精白鏡中“△玄錫之流澤，恐日遠而疏忘”，“玄”上之字清人錢坫在《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中列爲未識字，而孫星衍在《續古文苑》釋爲“煥”字，今人或釋爲“彼”，或釋爲“假”，現今由於出土材料的增多以及科技的進步，我們得到了更清晰的圖版，纔知道這個字實際應釋爲“微”，

其用法與《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的“微”字相同^①。

又如昭明鏡中“心忽△而願忠”，“忽”後之字過去一直釋為“揚”，而語意晦澀，直到裘錫圭先生將此字釋為“穆”，並將“忽穆”與賈誼《鵬鳥賦》“沕穆”、《淮南子·原道》“物穆”聯繫起來，我們纔知道這個鏡銘中的“忽穆”，與“沕穆”“物穆”是一詞的變體或異寫，“心忽穆”是心意深微的意思^②，如此纔文通字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典籍在著錄金石文獻時由於技術限制常常使用摹本，在繪製這些摹本時受原著者主觀影響常常有一些細微改動，導致圖像失真，學界在根據這些失真的圖像進行文字釋讀、文意闡發時，常常會得到錯誤的結論。

如《金石索》卷六第23頁刊有一面袁氏仙人鏡，其中有“仙人子高赤松子，絳即雲右，長保二親兮利孫子”等銘文，“絳即雲右”一詞佶屈聱牙，晦澀難懂。隨著考古資料中袁氏仙人鏡的大量出土，我們纔漸漸瞭解到“絳即雲右”實為“辟邪居右”的誤摹及誤釋。又如《金石索》卷六第21頁刊有一面博局鏡，中間有“上大山，見神人，食玉央（英），餌黃金”等銘文，“餌黃金”一詞也甚為奇怪，在銅鏡中至為罕見，後來隨著此類銅鏡的大量出土，我們纔發現“餌黃金”是“飲澧（醴）全（泉）”的誤摹及誤釋。

此外，以往金石類著作中漏釋、闕釋，根據現今的科研水準可以完全補釋出來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近年來，地下出土文獻資料呈井噴態勢，以考古材料為基礎進行的銅鏡研究漸漸興盛，研究工作也更加細緻，成果斐然。

如霍宏偉、史家珍主編的《洛陽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2013年）、蔣宏傑《南陽出土銅鏡》（文物出版社，2010年）、山東省

① 參見鵬宇：《釋漢代鏡銘中的“微”字》，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41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5年。

② 裘錫圭：《昭明鏡銘文中的“忽穆”》，《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633頁。



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鑒耀齊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銅鏡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程林泉、韓國河的《長安漢鏡》（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書皆以某一地出土的銅鏡為主要研究物件，依照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對銅鏡進行研究，為我們進行銅鏡的分期、分域研究創造了條件。

而李學勤、裘錫圭、孔祥星、高至喜、曹錦炎、李零、林素清、岡村秀典等諸位先生近年來發表的諸多高品質的漢鏡研究文章，不僅闡發了漢鏡研究本身的價值，更是為後來學者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其他的學者，如吳振武、劉釗、趙平安、劉志基、臧克和、沈建華、李守奎、李均明、劉國忠、陳劍、郭永秉、李天虹、陳穎飛、馬楠、程薇、賈連翔、程浩、許可、楊蒙生等先生在戰國、秦漢方面的研究文章，雖並未與鏡銘產生直接聯繫，却為我們利用相關成果進行鏡銘文字考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與啓示。

此外，專門以漢代鏡銘為研究物件的碩、博士學位論文，目前也已有十餘篇之多。

如張丹《漢代銅鏡銘文研究概況及文字編》（吉林大學，2013年）、張甲子《漢代銘文研究》（東北師範大學，2010年）、劉彭《漢代銅鏡銘文中的詩賦研究》（北京大學，2006年）、邱龍昇《兩漢鏡銘文字研究》（南昌大學，2005年）、陳英梅《兩漢鏡銘內容用字研究》（臺灣成功大學，2005年）等論文分別從不同角度對漢代鏡銘的文體演變、內容類別型、文字特徵、假借用韻等特點進行了研究。李新城博士的《東漢銅鏡銘文整理與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6年）不僅對過去所見新莽、東漢的鏡銘釋文進行了盡可能的梳理，還對鏡銘中的文字現象及名物進行了探討。

這一類的碩、博士論文專業性強，涉及範圍廣，是研究兩漢鏡銘極為重要的資料。但是，上述學位論文或受論文寫作的時間所限，或受材料的來源不足所限，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問題，如釋文方面仍有不少錯誤，對考古類期刊的材料引用並不詳盡，古籍中很多珍貴的銅鏡材料未能在文中系



統展現等。

基於以上這些現狀，本書擬利用考古學、文字學的相關知識，充分吸收學界最新學術成果，將散見於宋代古籍中的漢鏡銘文及圖像加以輯錄、點校並進行相應的研究。這不僅可以滿足相關學科使用、研究古籍中漢鏡資料的迫切需要，而且對漢鏡研究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主要內容與研究目的

本書以傳世的古籍文獻為基礎，將散見於宋代古籍中的銅鏡銘文與圖像輯錄出來，充分參較考古資料，利用“二重證據法”加以點校並進行相應的辨偽、斷代，以期為學界提供一個可供引用和研究的良好“底本”。

在具體的校箋過程中，充分利用考古出土的漢代銅鏡與過去銅鏡著錄書中所輯銘文相參較，校正原著錄中誤摹的文字字形及誤釋的釋文，在點校過程中加入高清銅鏡照片或拓片，以便學者覆核。

此外，本書的研究還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模式。

一方面，除宋代文獻外，明清、民國時期的文獻中也有大量散見的漢鏡題銘亟待整理。另一方面，由於出土材料的不斷發現，考釋研究成果也會有相應發展。因此，本書的可持續研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換言之，即使本書出版，並不意味著相關建設內容的完結，我們還將落實後續建設，努力為之後其他時代古籍文獻中的鏡銘輯校積累經驗，力圖後出轉精，同時積極吸收學界最新成果，促使研究成果與時俱進，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

綜上，本書的研究在國內外尚屬首次，不僅可以為語言學、文字學、文學、史學、考古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較好的文獻素材，而且對漢鏡本身的研究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凡 例

1. 本書共收錄宋代傳世文獻十種，基本以作品完成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若作品時間不能確定的，暫據作者生卒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2. 每種文獻爲一章。
3. 每章之首，著明本種文獻的書名、版本信息及著錄漢鏡題銘的卷次。
4. 用通用字體謄抄所選古籍版本中所涉漢鏡題銘的文獻部分。如原書中，所見的邊、邊、邊、邊，本書中統一徑作“邊”。
5. 以校箋形式，對原文獻中有疑問，或誤摹、誤釋、闕釋，或作者認爲有必要加以說明之處出注。並根據內容需要，選取已公開發表的，具有較相近銘文或紋飾的漢鏡照片或拓片，附錄於後，以資合觀。

異體字表

乳	乳
流	流
邊	邊
邊	邊
邊	邊
邊	邊
侯	侯
辟	辟
說	說
隸	隸
隸	隸
辨	辨
棗	棗
鬚	鬚
鬚	鬚
篆	篆
明	明
異	彝
彝	彝
鼎	鼎
雙	雙
雙	雙
劍	劍

規	規
圓	圓
於	於
或	或
恐	恐
族	族
龍	龍
能	能
鼻	鼻
款	款
徑	徑
游	游
圖	圖
圖	圖
緣	緣
總	總
總	總
備	備
富	富
釋	釋
微	微
微	微
收	收
世	世

侯	侯
博	博
軋	軋
蘇	蘇
陝	陝
驗	驗
悉	悉
曹	曹
因	因
筆	筆
專	專
鋒	鋒
楚	楚
離	離
勢	勢
雲	雲
煮	煮
旋	旋
韻	韻
喪	喪
從	從
從	從
兩	兩
段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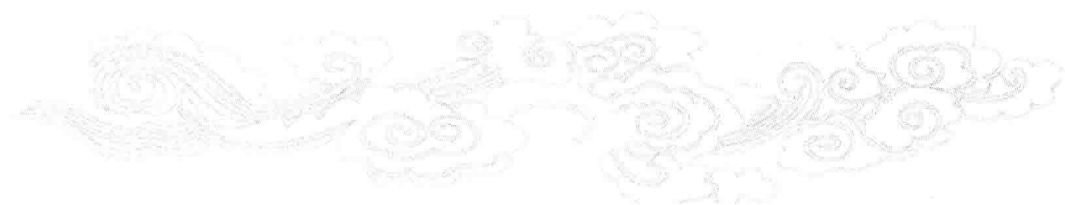


解	解
畧	略
角	角
第	第
直	直
跋	跋
雖	雖
倣	仿
奇	奇
獨	獨
迪	迪
青	青
清	清
睫	睫

眉	眉
櫛	櫛
驥	驥
紙	紙
第	第
滴	滴
點	點
梵	梵
櫛	櫛
尋	尋
聯	聯
拔	拔
窓	窓
从	從

鍤	鐵
煨	煨
搖	搖
全	全
蒙	蒙
杪	梢
鴈	雁
滿	滿
挿	插
叅	參
眞	真
胡	胡
宜	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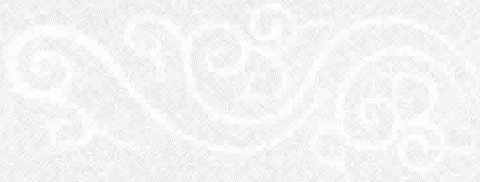
目錄



引 言	i
凡 例	vii
異體字表	ix
第一章 《仇池筆記》	1
第二章 《東坡續集》	3
第三章 《宣和博古圖》	6
第四章 《嘯堂集古錄》	130
第五章 《東觀餘論》	143
第六章 《侯鯖錄》	147
第七章 《西溪叢語》	151



第八章	《隸續》	155
第九章	《鶴林玉露補遺》	164
第十章	《洞天清錄》	166
參考文獻		167
致 謝		180
補 記		185



第一章 《仇池筆記》^①

宋 蘇軾

上海涵芬樓舊版

卷上

古 鏡

元豐中^[1]，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2]，清而明^[3]，左龍右虎輔之^[4]。”其字如菽大，篆款甚精妙^[5]。白陽，疑白水之陽也^[6]。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7]。

【校箋】

[1] 元豐，1078—1085年，宋神宗趙顥的年號，共計8年。

[2] 《龍威秘書》本云：“取鑄爲鏡。”多一“鑄”字。

[3] 《龍威秘書》本云：“清明而光。”多一“光”字。

[4] 《龍威秘書》本云：“左龍右虎，輔之兩傍。”多“兩傍”二字。“輔”，《東坡續集》作“備”，實“備”字誤釋，詳見《東坡續集》該鏡下注。

[5] 《龍威秘書》本云：“其字如菽大，篆甚精妙。”無“款”字。

①《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唐宋叢書及《說郛》《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叢書集成初編》與《龍威秘書》皆源自《說郛》，而以《龍威秘書》本最清晰。但據鏡銘釋文，涵芬樓舊版與明成化本《東坡續集》所記內容最相近，且有更多出土鏡銘上的證據。故本文以涵芬樓舊版爲底版，而將《龍威秘書》本異文列於注中。



[6]《龍威秘書》本云：“白陽，疑白水之陽。”無“款”字。

“白陽”，疑即丹陽之誤。漢鏡中“丹”字常作、、等形^①，若該字下部鏽蝕殘泐則易被誤識為“白”字。

湖南零陵曾出土一面博局紋鏡（圖 1-1）^②，外圈銘文與蘇氏所記之鏡相同，其銘曰：



圖 1-1 湖南零陵所出博局紋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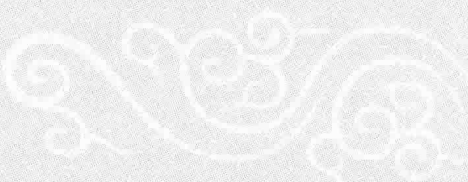
【外】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為鏡，清如（而）明，左龍右虎備之。

【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此鏡出自湖南，蘇氏之鏡得自湖北，且兩鏡銘文相似度極高，頗讓人有蘇氏之鏡再現於世之感。蘇氏之鏡紋飾等方面語焉不詳，殊為可惜。

① 可參看鵬宇：《漢鏡文字編》“丹”字字形，《兩漢鏡銘文字整理與考釋》，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② 周世榮：《湖南出土漢代銅鏡文字研究》，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圖版六〇。



第二章 《東坡續集》

宋 蘇軾

明成化四年（1468年）江西吉安府程宗刻本

卷四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1]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2]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癖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3]，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4]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5]，“左月右日”^[6]，皆未甚曉，更閑，爲考之。

【校箋】

〔1〕李方叔，即李廌，北宋文學家。字方叔，號月巖，又號齊南先生、太華逸民。六歲而孤，發奮自學。少以文爲蘇軾所知，譽之爲有“萬人敵”之才。由此成爲“蘇門六君子”之一。中年應舉落第，絕意仕進，定居長社（今河南長葛），直至去世。